



論文

衛生以心理爲重說

雲台

慨自西學東漸。崇拜科學者。無一事不醉心歐化。唾棄舊說。予亦其一人也。予三十歲時多病。後聞伍秩庸博士衛生之說。法而行之。病以止。自是篤信衛生西法。因廣購其書讀之。所謂西方衛生法者。大抵以科學研究日光空氣清水食料。與人身營養之關係。其說固精確有據。而爲普通常識之不可不具者。然其離衛生之道則尙遠也。予旣講衛生學。則亦依其所言而行之。如日光浴也。空氣浴也。逐日清水浴也。飲食之配分澱粉質油脂質蛋白質也。夜臥必開窗也。體操也。游戲也。如是行之。必謹必嚴。當時果足以減少病患。而後則發現弱點。蓋偶因環境關係。起居飲食不能如法照辦。則心理覺其有缺。疑慮之餘。病以生焉。近年來見滬上死亡率。以不知衛生之華人。與善於衛生力能講究衛生。而又有種種血清注射。以預防傳染之西人比較。千人中死者。華人且較西人爲少。於以知科學偏重物質。忽略精神。

神之弊。而彼不明心理者之不足以言生理也。近日予戚某君來滬。予爲安行床於書齋。某君事事篤信西法。自請宿於簷下。謂予曰。昔年家居。閉窗而臥。後至美國。始知空氣之要。雖嚴冬夜必開窗。近在家常夜臥戶外也。予曰。此固衛生之一法也。予十數年前嘗力行之。又苦予妻不堪其寒。不能開窗。遂特裝電風。一方以大管吸出帳中濁氣。一方送入新空氣。可謂盡科學之能事矣。而是時予之體力甚弱。腦力尤衰。血甚貧。不因有好空氣而增其健康也。近年不復措意此等事。而腦力反數倍於前時。血氣亦較前爲旺也。足徵凡言衛生。不宜過於著意。蓋物質於衛生。本不關繫重要。苟一著意。且有害焉。何也。若存一求十分鮮潔空氣之心。則平時健康。自覺此爲鮮潔空氣充足之效也。具此觀念。則偶在鮮潔不充分之空氣中心。必懷疑而致病之根源。然而環境變遷。人所時有。或旅行作客。或奉公出外。皆不能如在家之起居如意也。甚至多人共一室。而他人不許開窗戶。於是室內空氣必甚臭惡。在彼多人。習慣自然。無所覺也。亦無所害也。獨此注意空氣之人。感覺最靈。倍覺其臭惡難堪。俄頃而病至矣。非空氣影響有如此之速且烈也。其心理之作用害之也。故練習戶外睡眠。原美事也。然須視其觀念何如爲斷。若用以煅鍊肌膚。俾耐風霜。則於衛生有益。若爲多得鮮潔空氣計。則將於衛生有損。蓋空氣固應求潔。然當有其限度。但略開其窗。則外氣可

人已足適應其所需矣。若欲更求完美。則此一念。卽爲他日致病之源。此科學家及物質文明派之所不及知也。其屬於飲食者亦然。自顯微鏡出。西人遂發見種種病患。皆微生物所致。顧微生物能爲病。而紅白血輪足以滅微生物。故吾人於飲食呼吸接觸之際。此等微生物入身體者甚多。不能爲患也。苟血薄而微生物力厚。則病成矣。然心力強者。雖微生物力厚。不能爲病。蓋神旺則氣旺。氣旺則血旺也。康德者。德國哲學鉅子。嘗著《人心能力論》。發揮此義。書中述德醫二人。嘗欲證明心理爲健康之本。兩人者各取病菌試驗。所蓄虎疫微生物一杯飲之。其一人無些須影響。其又一人。則半日後僅腹微痛輕瀉一次。云此微生物者。世所謂其害極烈。一蠅足所沾入於飲食。卽致霍亂。今二醫之所飲。蓋數十萬萬倍於蠅足之所沾。而竟不足爲患也。假令別易一人。平日極力注意清潔。而嚴防微生物。深恐其入口者。則必病且死無疑矣。故衛生之學。足以益人。亦足以害人。其所以益人者。如一家之長。一家地方之行政官。爲一家一地方具潔清之設備。又教人養成潔淨之習慣。使勤於洒掃清檢。整理積物。疏導渟澆。又教以慎寒暑。謹起居。節飲食。則微生物不作。有亦不爲害也。而其所以害人者。使人不務其本。而求其末。惴惴焉惟微生物之是懼。或滋養料不足之是憂。而不知是適反乎衛生之道也。故今之所謂衛生者。大抵精其室宇。潔其器用。美其飲食。嚴其防

蠅蚊之設備。凡以自謀者甚至矣。而於其環境與飲食之來源。則未一顧及。此等新人物。大抵養尊處優。賴人服役。而於彼輩之起居飲食工作習慣。則不注意。不思一切飲食。皆由彼等之手而來。彼等之起居動作習慣。乃至日與彼等接近之鄰居及其家屬。皆與我之飲食清潔有關者也。我能爲此嚴密之防範。清潔之享用。而食物過手之人。則聽其自然生活。不爲置念。已非善爲己謀者矣。（嘗見滬上西人飯館。廁所皆甃砌潔淨異常。而厨役華人便所。則污穢不堪。亦無手巾盆水之設備。試爲置想。可笑孰甚。）而况蚩蚩羣衆。大抵於衛生知識。一無所有。至種種新法設備。如浴室便所之類。尤勢所不能通行。苟此等設備爲衛生之必需者。則我力足以致之。以衛其生。而大多數人之生命健康。將如之何。若恝然置而不顧。惟一己之生是衛。則其效果決不能如其所期。蓋欲衛其生。而終不能衛者。吾見亦多矣。何也。彼其心厚於己。而薄於人。充是心也。則凡損人以利己者。皆可爲也。其心理上之感應。則惡果有不可幸免者。至於因社會經濟力之壓迫。釀爲競爭仇嫉。以成憂患危害者。猶其餘事矣。予每見留學生沾染西洋習氣。滿口言中國事事不如人。滿心嫌家中事事不如法。其心中最以爲不可遷就者。爲衛生設備。Sanitary Equipment, Modern Convenience。以爲是乃不可少者。至於歐美人奢費及躉踏之惡習。亦揣摩無餘。（例如飯碗中殘餘飯粒。其心中最以爲不可遷就者。爲衛生設備。Sanitary Equipment, Modern Convenience。以爲是乃不可少者。至於歐美人奢費及躉踏之惡習。亦揣摩無餘。（例如飯碗中殘餘飯粒。）

饅頭撕去邊碎之類。至於飯粒食物偶落桌上者。決不拾起復食。一則恐有礙衛生。一則恐有損架子也。中國以愛惜穀粒食物爲美德。蓋此事於公衆生活問題。有密切之關係。若人能愛惜食物。則不枉費。不躉踏。合於生衆食寡爲疾用舒之道。人民生活問題。不致緊張。而爭競殺戮可以減少。實公德之最大者。至若愛惜已沾塵穢之食物者。則是能刻苦一己。以顧念公衆之利益。其爲德更大矣。故教兒童宜在此等處訓誨。使知一粒之米。積少成多。卽與全世界人民生活安寧皆有影響。俾令飯粒勿剩棄。若遺落雖在地。必拾而食之。若沾污則洗而食之。吾昔者亦有潔癖及種種習氣。近數年常以世界經濟人民生活與一己幸福欲望生活等等問題。合爲一爐。反覆研究。而知吾人之享用。皆與他人之幸福。有不可離之關係。故一舉動一欲念。皆須代大人羣著想。我愛清潔。愛滋養品。謂必如是。而後可以衛生也。然而大多數人力不能爲如是之清潔滋養。則我將獨清潔獨滋養以衛其生乎。彼力不能辦者。其生命將何如乎。如是作想。則種種特殊之習氣。可以稍改矣。且以事實驗之。此大多數人力不能爲如是之清潔。其健康長壽。或勝於我。然則我所認爲不可少者。純爲不正之觀念。與不良之習氣耳。苟不矯正而改除之。則成爲一縱意肆志。有我無人之人。縱令身得康樂。良心已失。其健全不如其已也。故數年以來。一反前此衛生之說。以行之。且將

固有之西洋浴缸撤去。而每晨卽以盥面水濕抹週身。嚴寒不廢。旅行不輟。如此者六年。未一日間斷也。昔年頭昏鼻塞等症。自是未發。健康確有據也。嘗謂此法勝於盆浴。彼有浴室暖爐之設備者。決不能如我之勤浴。且旅行內地。多日不能浴也。其飲食亦然。蔬食菜羹。愈簡單而愈適於營養。腦與血皆旺盛有據。而知前者注重脂肪蛋白質及種種滋養品之謬誤。彼以血肉爲食品者。徒暴殄物命。釀致病毒。損害世界經濟。戕賊自己良心者也。其屬於微生物防禦之法。久已置而不講。所謂防疫藥水。消毒皂。已多年不用。蠅落菜中。飯落地上。拾起仍食。未嘗拋棄。絕不爲病。吾旣以衛吾之生。而不害於人民萬物之生。且吾之所以養生者。雖窮僻之地。寒素之家。無不能辦。吾行之非過。享故心安而理得。庶幾斯爲衛生之大道也。

近聞某君衛生好潔。不與人共食。若赴宴。他人已下箸。則弗食之矣。故非西式會餐不赴。人言其病獨多云。此皆過於養其身。而忽於養其心者也。其病之所由來也。世人多有與某君同病者。因作斯篇以解之。又常人以爲西人百物皆潔。予嘗在美國舊金山見製可可乳糖廠。羣蠅蠅集。以數千萬計。又親見滬上某西餐館。厨役以手撮食物置盤中。其類此者正多。苟不知心理衛生之說。而惟物質之潔否。是問安往而不致病也。其杰又識。

# 論耶教致禍之故

雲台

宗教當以率性修道爲主。故貴乎明義理。辨是非。別邪正。以仁爲本。以義爲歸。而禍福利害在所不計。然世之信宗教者。皆不如是。大抵以感情爲標準。以我見爲向背。而義理是非邪正所不究焉。宗教家知其然也。則利用禍福之說。以欣之懼之。其尤甚者。則純以感情相動。竟不以善義爲準。明目張胆。筆之於書。如耶教是也。其他崇事上帝之教者。大抵亦含此意。信從我者惡。皆赦。不信事我者善。亦誅。所謂以感情爲標準。以我見爲從違者也。然好戰尙爭之國。利用此教。輒能鼓其民衆以殺敵致果。愛國主義。敵愾思想。皆賴此以養成。故歐洲好戰之民族。皆利賴之。尊爲國教。故其人民感情最烈。爲我最甚。亦可以概見其宗教影響之深也。其結果。則各嚴兵備以相待。偶一爆裂。伏屍百萬。流血千里。同種之人。不相親信。仇嫉。虐詐。旦夕不甯。器械求其精。故物質發達。而道德淪替。性慾日恣。而禍機亦日烈。此基督教恃刑威。推行千數百年所致之成績。灼然不可諱也。世人不澈究義理是非眞僞者。每爲宗教家所愚。而爲之言曰。凡教皆勸人爲善耳。彼教義雖不善。然以勸善爲者。聽之可耳。予嘗深入該教。澈求其義。初以爲教中亦多慈善事業。其教義必有特長之點。而不知其教旨。

之荒謬惡劣。竟有出人意料之外者。故凡教皆勸人爲善一語。雖至惡劣之神道設教。如中國今日各地之乩壇者。猶足以加之。若耶教之書。則公然教人仇嫉爭殺。薄視其親。而唯事我上帝。蓋野心侵略者之武器而已。雖亦抄襲他教教義以飾觀聽。烏能謂其亦以勸人爲善爲宗旨者哉。而或者疑余言爲過當。以耶教徒中亦多有忠實慈惠之徒爲說。不知此由於其人本性之善故耳。余嘗數聞教師講教。見其娓娓動人之言。皆其摭拾他教名理。與普通常識。決不出於其教書之本義者也。若夫循章守句。依書直講者。大都不堪入耳。故教堂中睡衆甚多。鼾聲不絕。中外皆然。(見之於外國小說笑話書)不容諱也。余所知親友信教者。大抵於其教義無所研究。若問以在教堂所聽演講何詞。輒答以未入耳也。或則名爲耶教徒。而深信輪迴因果。星命術數。或同善社之打坐。善堂道院之扶乩。種種怪狀。不一而足。問以何故。又爲耶教徒不能答也。故教義爲一事。講教者爲一事。信者又一事。各不相謀。教師旣自知教義之陋劣。遂多略其本文。而演以他詞。略其不合理者。而述其近情者。故偶有聽之而受其益者。由此類善於訓誨之教師所致。實與其教無涉。且慈惠者大抵生而賦性仁厚。初不因其教而有所加善。其有本性狡狠者。則反利用教會以行其惡。此中外歷史事實之可按者也。吾未見有奸人因受耶教之熏陶而遷善者。惟見其欺世盜名。行惡巧於

常人而已。吾之經驗如此。皆一一有事實可徵者。雖欲否認之而求一例以反證此論斷而竟不可得。中國如是。歐美亦然。蓋究其實際。教會實與社會道德實無所補。而在政治上。則罪惡昭著。歐洲歷史上之慘酷紀述。大抵與教會相關。中國各地之仇教案件。大半由神父牧師狹隘偏私所釀成。彼國政府復張其勢。我國喪權割地之條約。多與教會有關者也。此其大較也。更進而觀個人之成績。教徒所冀望信教而獲福者。以予所知。親友中之家庭。素依儒宗崇佛法。以爲修持以爲教育者。改而入耶教。鮮不致惡果。乃至盛者。衰福者禍健者死。善者惡。比比皆是也。夫盛衰禍福。業命之所定。吾固知佛說者。豈能謂爲信耶教卽致禍如此之速耶。吾豈謂儒佛之教。亦有狹隘凶暴之神。如耶教中嫉妒之耶和華上帝耶。（耶教十誡第二條言。我耶和華上帝。乃嫉妒之上帝。信我者賞及子孫。不信我者罪亦如之）非也。蓋耶教之大害。在隘陋自封。夜郎自大。以萬能威權歸之於上帝。而不知因果之理。乃萬事發因於心。今請言其弊。彼自尊爲唯一之聖神。崇信他教事他神者。罰及世。世則意謂他教皆惡可知。故凡教徒大抵安於愚陋。不肯研求他教教義聖哲名言。以資比較而求進步。夫在彼國。本無多數古先聖哲。則亦已耳。信賴此唯一之宗教。以按期集聚。偶有良教師以上帝賞善罰惡之言。熏之染之。略其陋者劣者。不說。故羣亦視入堂聽講爲訓俗化衆之

一事於社會不爲無裨。然在中國則不如是。雖有誠實明良之教師。略其甚不合理者不談。而唯述其較近情者。其弊害已不堪矣。蓋其較近情之教義。亦大抵淺陋惡劣似是而非。而門戶之見既深。尤懼人研究聖哲之名理。率循他教之教義。故嚴爲禁制。恐以重罰而在中國。則普通人民。大抵皆在儒佛教義中養成者。雖其信受奉行之程度不同。要皆略受其化育者也。今耶教徒則謂之曰。汝教所訓爲悖禮。當去汝所受於儒與佛之教訓。以從我真神所訓至高無上之信條。汝宗教所訓敬祀祖考爲非禮。當毀汝祠廟神主去而跪拜祖宗父母之儀文。蓋耶穌上帝以外。不當有廟祀。祀之則得罪上帝。罰及子孫。汝佛教塑像以奉佛爲有罪。當盡毀棄之。以事上帝。汝佛教所訓輪迴因果之說。皆僞作。上帝萬能以生人。豈由自業輪迴。上帝大權賞罰。豈由自造因果。汝昔祖若父。皆習信此虛僞之說。得罪上帝已深。今宜賴耶穌之血。以洗滌其罪而得赦。否則汝雖勉爲善義。亦屬徒然。上帝不汝赦也。蓋耶穌未生以前。世人賴善義得赦。耶穌既生以後。凡不信賴耶穌之名與血者。雖善義皆在不赦之列也。又汝基督教偏重孝道爲非。是當移以孝天父。汝若孝汝親。比汝天父者。罪不赦。此其教人變改禮法及信仰之大致也。信從其教者。有兩種心理。其一則雖從其說。而良心有所未安。如前祀祖考。今則不祀。前重因果善義。今則謂爲非。是謂守善義不如賴耶穌之血。

前知戒殺放生。今則謂殺生爲合上帝之旨。前重孝親。今則言不當比其天父。而不得不從輕略。偶一反問。則自悔之心。以時流露。其又一則。以爲耶穌之說爲易行。其孝天父比之孝親爲易也。其禮拜儀式較之儒佛之威儀爲易也。其信仰條件答詞一語即可了事。較之儒之慎獨自省。誠意致知。佛法之重在心戒。務求諸己者爲易也。至戒殺過於自苦。尤不如耶教獎勵殺生之易行。而又適口快意也。此兩種心理。前者爲懲悔之萌。後者爲怙過之業。悔萌而不改。怙惡而不悛。其同致惡果。不亦宜乎。此惡果之來。有可預知者。卽於自心卜之而已。夫天下之善莫大乎與人爲善。而天下之惡。莫甚於絕人向上遷善之路。若耶教者。可謂絕人向上遷善之路者也。以儒佛所熏陶之民族。素以向上遷善爲訓育者。一旦改而就彼絕人向上遷善之教。雖信教目的原不如是。而其禍有不可逃者。歐洲及我國教禍成績事實如彼。教書荒謬暴惡昭彰如此。若無所知曉如鄉僻之人。或受西洋教育之學生。則可恕也。若有所知有所覺。而仍堅執不改。冀望其所信之上帝降福於我。是輕他人之利害禍福。以徇一己之感情與我見。此尤爲致惡果之因也。又若素宗儒佛教戒禮法之家。改從耶說。斥儒佛爲非。使其家人子弟。一旦盡棄其舊日教育之旨趣。儒佛師友拒之千里。聖賢經訓束之高閣。而唯彼惡劣之教書是讀。鄙陋之牧師是聽。蠻夷之敝俗是效。習其儀文形式。自

以爲已足。而義理是非心性隱微之學問工夫。置而不講。於是厚者薄慈者殘誠者僞謹者律。一如其所求而至此爲直接所致之惡果。其事顯而易見。更無待於說明矣。

## 八本堂說

丙寅九月十八日

雲台

文正公定考寶早掃書蔬魚猪爲居家八本。其事極庸。然大抵爲人所忽視。實則聖人治國平天下之道。盡在是矣。古聖王之治天下也。以宗廟祭祀爲之先務。孔子至謂明乎郊社之禮。禘嘗之義。治國其如示諸掌乎。孔子而爲愚人也。則已。若其聖智爲可稱也。則此言也。不有甚深之意義存其中耶。今之青年。沈迷於西方物質之學說。絕不了解此意義者也。彼以爲是乞靈於陳死人以邀福耳。爲之者爲大愚。又謂以食物供死人。彼非能享也。假令鬼果能享。則僅歲時一具。何補於其平日之餒乎。凡此辯詞。大抵皆以物質爲說者也。而不知古聖人立教立法。不在其物。而在其意。祭祀之所由來。蓋出於孝子仁人之用心。所謂事死如事生。事亡如事存。孝之至也。能如是用心。則忠厚之德可以見矣。故孔子曰。其爲人也孝弟。而好犯上者鮮矣。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。君子務本。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。其爲仁之本歟。又曰。慎終追遠。民德歸厚矣。古聖王蓋善用此意。以爲治民之法者。獎勸孝弟。

重視祭祀。所以培養其忠厚之性情。使親親而仁民。老老幼幼。以及於人之老幼。審如是。天下豈尙有不治者乎。此其意豈物質學家斤斤以死者有知無知。獻食有用無用爲辯者。所能得而知哉。故文正列祭祀祖考爲第一。而次之以仁親爲寶。惟善爲寶。夫大學親民止至善。同爲明德之功。至高無上。故曰寶也。是二者進德之事。有斯二者立其本。而後修業之條目。工夫。有可得而言矣。治生與爲學。皆修業之事也。二者皆以勞謙爲吉徵。以逸傲爲凶德。早起所以習勞。而醫惰也。洒掃所以習謙。而醫傲也。不有此二者爲之。本則業無可修。而德亦無可進。天下古今。未有惰且傲之人。而德業成就者也。故早掃二字。治生力學之大綱也。其條目則書蔬魚猪。概之矣。書爲學之事也。蔬魚猪。治生之事也。所謂耕讀之家風也。孟子所言。五畝之宅。樹牆下以桑。百畝之田。匹夫耕之。五母鷄。二母彘。毋失其時。謹庠序之教。申之以孝悌之義者。蓋盡概括於此八字之中。其言蔬魚。則因地而殊。不限於字義。要皆農家之附業。尺地之利。寸陰之時。不敢廢棄。田家生活。固如是耳。孟子以此爲黎民不飢不寒之道。謂循是以行而不王者。未之有也。然則文正之八本。非獨居家之本。抑亦治國平天下之本也已。文正公爲學治事。皆能提要鈎玄。撰爲箴言韵語聯句。以自策勉。蓋摘取古人之意。而融會貫通之。以適於實用。吾輩學識淺陋。雖志欲師古。而望洋興歎。莫知所擇。若能善以

文正所訓是從。則古人之精意皆爲我用矣。爰述其旨以告家人子弟。將以爲一家之準繩。而次第見之實施焉。又以城居不蓄魚猪。擬代以衣履二字。亦師文正意也。公常手書婦女課程。單其書給家慈者。予去歲嘗影印之。以傳世。計分食事。衣事細工粗工四者。食事則做小菜點心酒醬之類。衣事爲紡紗績麻。細工爲針黹刺繡。粗工爲做鞋縫衣批。云吾家男子。於看讀寫作四字。缺一不可。婦女於衣食粗細四字。缺一不可。吾已教訓數年。總未做出一定規矩。自後每日立定功課。吾親自驗功。食事每日驗一次。衣事三日驗一次。細工五日驗一次。粗工每月驗一次。每月須做男鞋一雙。女鞋不驗。此同治七年所定也。吾今易書蔬魚。豬爲書蔬衣履。則以看讀寫作悉屬之。書爲男子之日課。食事悉屬之。蔬縫袴女紅悉屬之衣。做鞋屬之。履爲婦女之日課。雖字有更易。而意在善述。或不爲大雅君子所訶責乎。

## 上帝主宰說辨惑

雲台

予旣作破迷篇。言各上帝教之弊害。教徒中亦有以爲然者。顧以爲冥冥中必有一主宰。操至高權者。信之爲是。破之者爲非。不知予非謂冥漠中漫無主宰也。惟欲人知此主宰之所。在勿枉致力而已。蓋泛信敷衍。則誤已。盲從推行。則禍人。耶教之弊害昭彰如是。由其根本。

謬誤不可不辨也。蓋冥冥中主宰之說，各教皆然。但說之有圓有不圓耳。各宗教之所謂主宰理想也。佛與儒之所言主宰事實也。理想者一般常人之所泛泛感覺而未常研其究竟者也。事實者明智大覺者之所見知而實有證驗可指者也。惟其真實確鑿，辨之既明。而行之乃篤。故儒佛教義皆明白正確。其行持方法皆嚴謹刻苦。何也？以其爲一己之切身利害。禍福如響。稍縱卽逝。非認真努力行持不可也。耶教之說則依世人之泛想而附會穿鑿以成。故詭隨矛盾。而無明確之教義。且除禮拜祈禱而外。更無修持法門。其所謂聖書。衡以天理人情。無往不謬。夫主宰自當以賞善罰惡爲準。彼乃曰善義者不必得赦賞。而以信耶穌與否爲賞罰。假令其教義果真實至善。則決不以不依彼教所說。信賴耶穌之血者得救。恃自己之善義者則否。然則無異於自言其所信與善義爲兩事。夫所信旣非卽善義。則其教之主宰豈非惡乎？又證以其書所言上帝之嫉妒好殺。教爭仇。則其所信誠惡也。果與善義爲兩事也。故其信徒除素性慈善者外。未有不利用其教以爲惡者。夫言主宰而妄謬流弊至此。則何貴乎有宗教矣。若吾人信彼訓嫉妬仇殺斥善義良心之宗教。而以爲主宰在其中。則吾人之心已自失其主宰矣。心無主宰。宜其取舍從違之皆謬也。試進而觀儒佛。則惟以善義良心爲準繩者也。儒家亦泛言天。然實皆言人也。說文天一大也。大卽古人字。故

凡言天道皆指人心之感應也。孟子曰。天視自我民視。天聽自我民聽。左傳曰。民神之主也。又曰。天道遠。人道邇。又曰。皇天無親。惟德是依。試紬繹其義。凡言天皆指大人羣心力之結合而形爲感應者也。故其事天之道。卽在於存心養性。中庸曰。致中和。天地位焉。萬物育焉。論語曰。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焉。此皆指一心之感。與大人羣及一切衆生心理之應者。佛家言因果。亦指惟心造因。因業感報。胥此理也。故殺念一萌。而地獄已具。心田一淨。而樂國現前。此不必證諸死後靈魂之實。待實證而後卽在夜氣清明時。自向方寸間體驗而可知矣。故法律有參差。賞罰有偏枯。而良心之定向。中外古今。東西南北。無二致。以此爲主宰。不且甚博大高明堅固剛強而最可恃乎。曾子曰。十目所視。十手所指。其嚴乎。故君子必慎其獨也。古語曰。千人所指。無病而死。夫十日雖視。千人雖指。與我何干。而賢哲以是爲懼。惡人以是而誅。於以知人心之能力。消息甚微。而影響極鉅。彼此息息相通。遂成爲自然之準繩裁制。自然之獎勸作育也。故伊古以來。善莫不報。德必感應。而爲惡者。殃禍之臨。亦無或爽。正史所紀。雜家所述。其事昭昭。豈虛誣哉。然則儒與佛之以心力爲主宰。因果爲裁制者。確有據矣。至於閻羅城隍天堂地獄之發現。皆由此大人羣獎勸善義裁制奸惡之心理結晶而成者。猶之人世之有官吏政府刑賞制度。亦由此心理演成者也。故帝王不能以已